

●藏书家故事

藏书三万卷,《文选》永流传

陈德弟

宋人谚语有“《文选》烂,秀才半”,意思是说熟读《文选》,就可成为半个秀才,可见《文选》的作用和影响。《文选》是南梁藏书家皇太子萧统所编,萧统卒后谥号“昭明”,史称“昭明太子”,故该书又称《昭明文选》。今天我们就讲讲藏书家昭明太子和《文选》的故事。

萧统(501—531)字德施,梁武帝长子,《梁书》《南史》并有传,武帝天监元年(502)立为太子。《梁书》本传说他从小聪慧,天賦过人,三岁就接受了《孝经》《论语》的教育,五岁遍读“五经”。成年后,他一表人才,举止文雅,行政宽厚仁爱,“明于庶事,纤毫必晓,每所奏有谬误及巧妄,皆即就辩(辩通辨)析,示其可否,徐令改正,未尝弹劾一人。平断法狱,多所全宥,天下皆称仁”。意即他亲理政务,诸事明了,属吏上报奏章,如发现不实,立刻辨析,责令改正,从未弹劾过一人。平日判

案,多有赦免,天下皆称其有仁爱之心。

萧统一生短暂,身为储君,他心中有书有诗,自谓“历观文囿,泛览辞林,未尝不心游目想,移晷忘倦”(萧统《文选序》),嗜学不已,读书数行并下,过目不忘。如今南京“太子读书台”,乃其当年读书处,今成为志学者打卡地。梁武帝每有重大活动,则令萧统赋诗记之。他才思敏捷,旋成多篇,无所涂改,今存其诗三十余篇,其中《赋书帙》诗,专门赞美书帙,诗简意丰,典雅雍容。他喜爱山水,酷好藏书,交游士人,探讨学术。《梁书》本传说他“引纳才学之士,赏爱无倦。恒自讨论篇籍,或与学士商榷古今。闲则继以文章著述,率以为常。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,名才并集,文学之盛,晋、宋以来未有也”。这段话大意是,萧统招纳了很多才学之士,对他们的才华称赞不已,不断给予赏赐。他经常研究书籍,间或与学士们商榷历

史,闲暇则撰文著述。当时他藏书近三万卷,众多名流才子汇聚身边,共倡文学繁荣,如此盛会,自晋、宋以来,从未有过。

萧统利用藏书,著有《文集》20卷,《正序》10卷,编辑《文章英华》20卷和《文选》30卷。《文选》选编了先秦至南梁130位知名作者的诗文书赋700余篇文学作品,是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。萧统学识渊博,文心慧眼,选文排序有其理念主张,一般不收经史子等学术著作,入选标准是“事出于沈思,义归乎翰藻”(《梁书》),即入选作品必须情义和辞彩内外并茂。他有意地把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区别开来,这反映了当时对文学作品的特色和范围认知日趋明确,从而使之前的文学精华,基本上总汇于此书,且能兼顾到各

种体裁、流派、内容,反映了南梁以前各朝代的文学面貌,为后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。后世还形成专门研究《文选》之学,是为“选学”。因《文选》见重于唐、五代、两宋,故时之学者人手一部,于是注家继起,注释文字包括解词释典、追本溯源,并标出处,超出《文选》本身数倍,成为后世理解词义典故、从事文字训诂、校勘和辑佚的重要参考资料。《文选注》为中国古籍“四大注”(其它三书为《三国志注》《水经注》和《世说新语注》)之一,流传至今,兴旺不衰。

这恰如宋人徐钧赞颂他的诗句所言:“当时虽不为天子,《文选》犹传万世名。”

黄永玉笔下的武林旧事

刘植才

黄永玉先生不仅以骄人的美术成就著称于世,且深谙文学创作之精要。他的文学作品一如其绘画与雕塑,独具匠心而自成风格。

黄先生的故乡湘西凤凰曾是明清时期的军事重地,因而尚武之风极盛,旧时凤凰子弟多以从军为谋生手段。黄先生的姑爷爷沈宗嗣(沈从文的父亲)自幼学文、习武,青年时加入湘军,庚子年(1900)曾作为一员副将在总兵罗荣光领导下参加过抗击八国联军侵略、保卫大沽口的战役。乡里人传说,他的武功因得到一位朱姓剃头师傅的指点而身手不凡,三五个人近他不得。

黄先生在他的文集《沈从文与我》中,用自己手中那支神奇的笔,描述了沈宗嗣与朱师傅初次相会时的情景。

一天,朱师傅担了一副剃头挑子到沈家来给沈宗嗣剃头。当头剃到一半时,朱师傅看到院子里的石杠铃、石锁和刀枪架子等健身习武用具。两人之间就有了以下这段对白:

“这些家伙是贵府哪位玩的?”
“我。”
“啊?练的是哪一路?”
“昆仑。”
“咱们沅河没有昆仑哪!”
“过去有!”
“过去有?我怎么不晓得?”
“啊!你老师傅什么都晓得,看样子是门里头的?”
“不!进什么门?吃粮的。”
“广粮,黔粮,川粮,本地粮?哪样粮?”
“太平粮,哈哈……‘金沙滩’一仗败了!”
“那你?”
“打不赢萧恩的那种角色,哈哈!”

这段妙语连珠的对白不过区区百余字,却具有浓郁的湘西方言韵味,且多用江湖隐语及戏文中的典故,言简意赅而不失诙谐,字里行间彰显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岁月的沧桑感。

在这段文字中,沈宗嗣仅用“昆仑”二字就报出了自己修习武功的门派;朱师傅则以“吃粮的”“太平粮”“金沙滩”一仗败了”等寥寥数语道出他曾加入太平天国武装“吃粮”当兵,遭遇失败之后归隐江湖的经历;而当沈宗嗣关注到朱师傅的生存现状时,作者又借助京剧《打渔杀家》中的典故,让朱师傅以“打不赢萧恩的那种角色”暗喻自己在剃头匠的职业之外还另有个“教师爷”的武者身份。细细品味朱师傅这句话,他那看似自嘲的口吻中分明又带着几分自豪感,一位落魄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。

武林中人相逢于江湖,“盘道”往往只是个序幕。经过以上那番对白之后,年方而立、身材健硕的沈宗嗣与年愈七旬且身材矮小的朱师傅不约而同,挪动身形,就地切磋起武艺来。

二人你来我往,一招紧似一招。几个回合过后,沈宗嗣突然使了个“绝扣”,朱师傅则抬手一记“反弹”,使对手“蹿”出一丈多远,撞到墙上之后顺势坐在了地上。

一场武功切磋戛然而止。这时,沈宗嗣那才剃了一半的头上还往下淌着肥皂水。自此,他做了朱师傅的徒弟。

黄永玉先生对这一场景的描写文字洗练,笔墨传神,充满动感。这令人联想起他的简笔画,虽然惜墨如金,但两位武林中人出招换式、闪展腾挪,如生龙活虎,令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上述两段文字各具鲜明特色。前者只写对白而全无人物表情、动作的描写,考验的是作者的语言功力;后者则专写武艺切磋而不见对双方只言片语的记述,一招一式之中显现出湘西凤凰地区剽悍尚武民风对作者的熏染。

黄永玉先生以独特的观察力和静动结合的表现手法,演绎出一段精彩的武林故事,令人读时爱不释卷,读后回味无穷。



●格言画 杨树山画

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,而是无聊。——罗曼·罗兰

鲁迅与读书

杨光祖

在读书上,我是杂食动物。觉得人生苦短,人类历史上那么多的好书,要尽量多读一些。读一些当

代人的书,也是为了能读懂大师的书,借为阶梯而已。一个人,一生只读一类书,太单调了。黄侃说,八部之外皆狗屁。章太炎说,只有一本书:《说文解字》,可读了。那是因为他们眼界只在自己的专业圈子。

读《鲁迅全集》,你就会发现,鲁迅的视野之开阔,阅读量之大,

范围之宽,让人吃惊。他也就从来没有书读完了的慨叹。只看他晚年的书信,木刻、文学、艺术、哲学

都广泛涉略,而且造诣颇深。翻他每年日记后的书账,更是让人惊叹。他临终前,还买《舍斯托夫全集》。

北大一位哲学教授说,鲁迅对尼采的理解有问题。我的朋友L君说,鲁迅不是尼采专家,更不是小专家,他和尼采一样,都是大师。嘿,这话说得有水平。

浅谈古籍的注释

史辰

由于年代久远和社会变迁,古籍中的字音和词义以及各种名物典制(事物名称与典章制度),后人难以读准读懂,于是有学者加以研究,为其随文注释,这种注释多种多样,名称不一,人们统称为“传注”之学。

注释起于儒家经书。儒学在先秦时期是显学,此后两千多年皆为主流,自汉朝始,士人皓首穷经,读经研经,以求仕进,注经解经持续不断,经学大昌。春秋战国之际,当时为了阐述儒家经典的“微言大义”,便有了解经的“传”。“传”者,为解“经旨”传之广远也。著名的“春秋三传”的“传”体即为代表,《左传》注补事

实,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解析义例,虽各有侧重,但皆从不同角度解释《春秋》。

汉之后,阅读经传又有困难,于是又出现了“注”体,对儒家经典进行广泛注释。汉初的《毛诗故训传》即由“传”向“注”过渡。此后,经学大师马融、郑玄遍注群经。郑玄不仅注经文,亦注传文,如为《毛诗故训传》作笺,以“笺”释“传”,大大开拓了传注领域。于是,一经有多家注,诸家注又集为一书,形式各异,注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唐人为了统一思想,于众说中取一说,以正视听,名曰“正义”,如孔颖达的《五经正义》;还有学者用“疏”对旧注作解释,

“疏”者,疏通之意也,如贾公彦的《周礼义疏》《仪礼义疏》等,这就是所谓的“义疏之学”。宋开始及以后,又有“集解”“疏证”之说,如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解》和清人王念孙的《广雅疏证》等。清代“注疏学”昌盛,学者或疏旧注,或撰新解,既注经书,亦注史书,“补注”“补正”“校补”之书不断涌现,这些谓之“清人新疏”。清人阮元编了《经籍纂诂》一书,汇集了汉唐以来所有的古籍旧注。总之,上述“传”“注”“正义”“疏”“集解”等名称,虽称谓、体裁和注解形式不同,但皆有“诠释”之意。

文献史上,还有一种特殊的注释,这种注释不仅局限于解释字词、文义,而是以增补事实为主,就是我们前文提到过的“四大名注”:即刘宋裴松之的《三国志注》、北魏郦道元

的《水经注》、萧梁刘孝标的《世说新语注》和唐朝李善的《文选注》。其书名叫注,实际远超一般注释,不仅注字音释义,更补充历史、名物、地理、典故、人物等,广采博引,注文比原书多出数倍甚至十几倍的文字内容。

除上述提及的注释名目之外,还有“记”“说”“训”“诂”“笺”“论”“音义”等,亦有连用如“训诂”“笺注”“传记”等,亦皆有“诠释”之意。

明乎此,在读古籍时,有助于准确理解古人文义和典制;同时借助它们,既可作为研究注者思想与学术的原始依据,又可对佚书进行辑佚。

